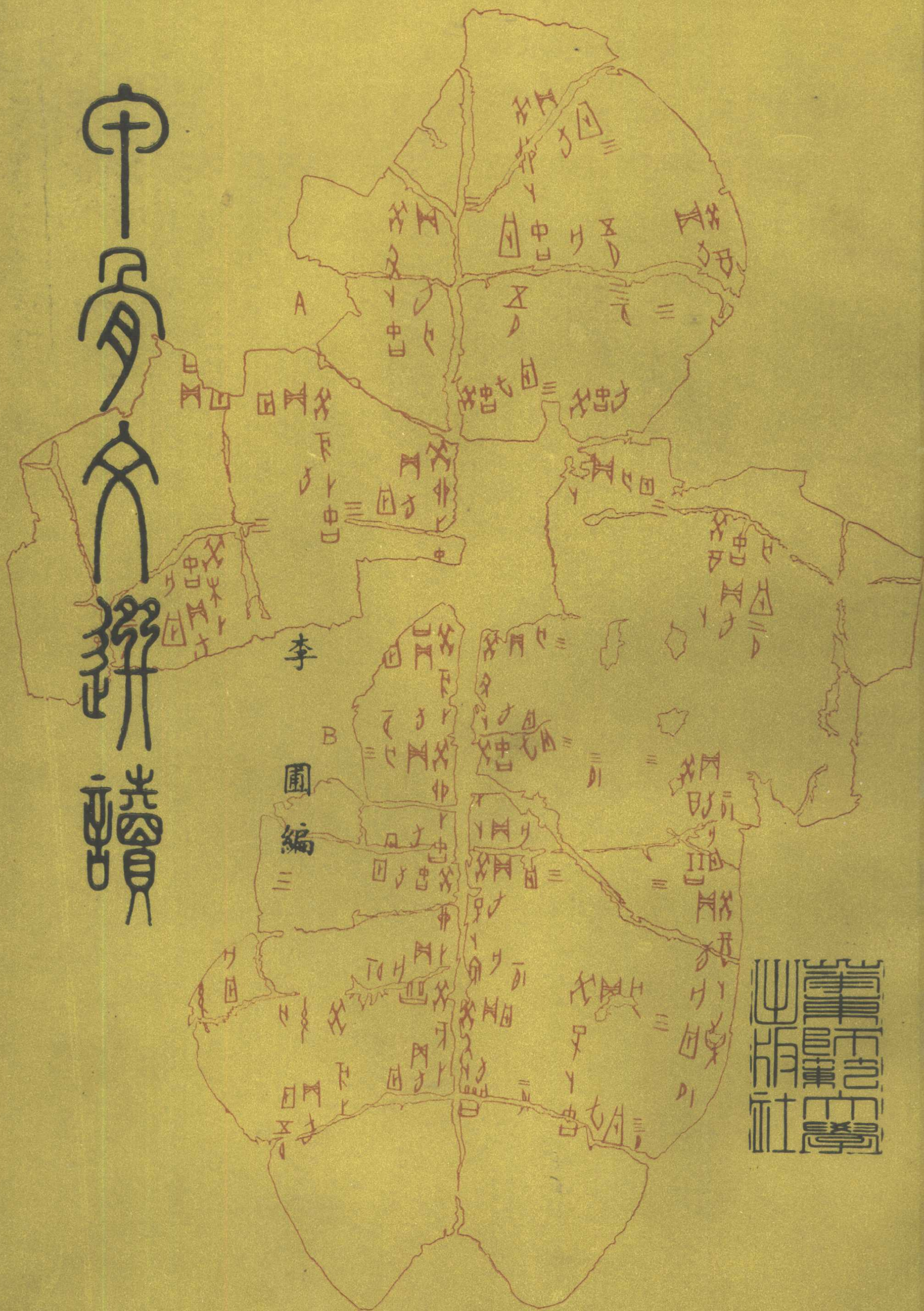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
天
文
學
書



甲

子

父

子

子

一九八零年秋九月

商承祚



甲 骨 文 选 读

李 圃 编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大统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5 毫米 1/16 28 1/4 印张

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5000 册

统一书号 9135·003 定价: 4.00 元

昔王靜安國維先生序余《殷虛文字類編》有云：「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，余所見得四人焉，曰嘉興唐立庵蘭，曰東莞容希白庚，曰膠州柯純卿昌濟，曰番禺商錫永承祚。」甲骨出土，比我年齡早三歲。《類編》之成，距今已五十七年矣。當今之世，治斯學者不乏其人，後學輩出，喜甚幸甚！

甲骨文字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重要組成部份。要提高全民族之科學文化水平，甲骨學為不可忽視的學科。甲骨出土以來，收藏、著錄、考釋家蓬起，中經羅師叔言振玉、王靜安先生為之倡導，斯學遂蔚為大觀。然諸書早已絕版，得之不易，不僅價昂已也。各書拓本且多重見，閱讀不便，李玲璞圖為解決讀者之困難，不辭辛勤，在數萬餘版中選其十一，手自摹寫，數月乃成。其結體巨細，刀筆神韻，力求一仍其舊。此選本當為解放以來較為完備之書，可供研究工作者參考及甲骨文教學所用之教本。其選摹全甲、全骨、全辭、全句，為甲骨文教學提供了較為廣泛的語言環境。如第二〇八版中的「癸未卜，爭貞：旬亡因？三日乙酉夕，

月又有食，聞。八月。』可窺見殷商月食記載之一斑。第一五六版可知武丁時期有六名貞人同版卜貞之舉。第二。六版「乙酉卜，又有出自入日。』為過去甲骨文辭例所未見。第三二二版有「蠶示三牛」的紀錄，可與余藏之一版相參證。余所藏為左尾甲，殘存三行四字，為「乙」字。蠶。余問過養蠶人，知在清蠶箔時，必須以鷄毛將蠶逐條托置於另一箔而後清理之。此操作方法與蠶字形相類似。抽絲前則將蠶繭置水中煮沸，邊煮邊以長筴攪動，俟絲頭冒出而後抽繅。萬字正象以兩煮繭（兩中有四點表示蠶繭）手持棍棒攪動之形狀。由此可見，商代不僅祭蠶神，養蠶及繅絲方法亦一脈相傳以至今日而未改。選本還從教學方面着眼，酌選一些較特殊的骨質卜辭，如第四三七版為虎骨刻辭，第零五六版為人頭骨刻辭。此外，第二三六版為目前出土牛胛骨之最大者，第零零八版為出土全甲之最大者，並錄數版偽刻，以供參考。

李圃選本初稿既成，索余弁其首，是為序。

一九八零年九月番禺商承祚序於羊城中山大學之契齋

前年經史存直先生介紹，我和文登李君玲璞^圖相識，以後敘談數次，並讀了他的論文。我去年身患重病，在醫院過了七個月的病牀生活，玲璞赴廣州從商錫永、容希白兩老教授問古文字學，迫我病癒出院，他以短短的時間，從中大所有的甲骨文書籍中，選有代表性的拓片六百三十五塊，描成《甲骨文選讀》一冊，這種一絲不苟的刻苦治學精神，值得提倡。

殷虛甲骨從為材捐客轉到古董商人之手，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，再從古董玩好進而為學術研究，也已七十多年。現在老一輩的專家在世的已經不多了，而它的史料價值却引起全球史學界的重視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工作者，真正值得自豪。可惜過去的甲骨文專著，印數太少，售價太高，大大地限制了這門學科的普及和發展。玲璞的《選讀》，對初學者來說，是很有實用價值的。

任何一種學術的興起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它的發生壯大過程。甲骨學所以成為一門學科，首先建立在朱為弼、徐同柏、吳

大澂等人的金文研究的基礎之上，同皖南經學的體系也有着血肉相連的關係。

對甲骨文試行考析的是皖南派經學後勁，瑞安孫詒讓仲容姨公。上虞羅老、海寧王老師後來居上，做出更多的貢獻。姨公的一生，差不多全神貫注在《周禮正義》一部書上，為了寫好《周禮正義》，不得不從事先秦古籍的精校與細讀。其《尚書駢枝》、《周書斟補》、《大戴禮記斟補》和《墨子閒詁》等都是《周禮正義》的副產品。他對金文甲骨的研究，雖然僅佔其一生精力的極小部份，但他的《古籀拾遺》、《古籀餘論》都被譽為閎通而又頗守矩矱的典範。《契文舉例》成書於一九〇四年，取材局限在一部《鐵雲藏龜》。對於先秦古音韻的分合，也僅僅看到顧炎武、江永、戴東原、孔廣森、段玉裁諸家。他自己的創見，並不太多。羅老比姨公晚生十八年，正值古文物大量出土的時代，他自己一個人收藏的甲骨就有三萬多片，與他同好的親友，以拓片相贈送相交換的，更不知有多少。拿材料佔有來講，姨公是不能跟

他比擬的。並且羅老的知識是多方面的，不像姨公那樣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先秦時代。

王老師又晚羅老十二年，他自己雖然沒有一片私藏甲骨，但較長時間和羅老相處，後來又結成兒女親家，凡是羅老所能見到的，他都有機會見到。再加在少年時期就掌握了英、德、日幾國的文字語言，具有現代的科學知識。特別是由於敦煌石室唐寫本古籍的大量發現，他從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那裡取得宋以後即已佚失的隋陸法言《切韻》殘卷，唐長孫訥言箋注本《切韻》殘卷的照片，看到了蔣孟蘋買到的唐寫本孫愐《唐韻》殘卷，看到了清故宮收藏的唐寫本王仁煦《刊謬補缺切韻》殘本，肯定唐人韻書有關韻目的分合，部次的改動，在音理上不無貢獻。一九一六年在上海又先後看到了極其難得的歙縣江有誥《音學十書》道光辛卯（一八三一）初刻本，和咸豐壬子（一八五二）重刻本。一九二三年又在北平獲見高郵王念孫訓詁韻書的手稿本。在音韻訓詁一行，他囊括了七大家的所有知識，並且在周代金石文韻中

證實先秦古音廿二部之目，遂令後世無可增損。

人們重視金文甲骨文研究，不是為了獵奇，因為學會古文字，是打開殷周史料寶庫的一把鑰匙，鑰匙對不上號，史料寶庫的門檻是深入不進的。根據婁公、羅老、王老師的教導，識字這個關並不難過，但是必須具備形、聲、義三方面的基礎知識。形，是指從秦篆、籀文上溯到金文，找出形體變化的本身規律，同時也不排除六國時代不規則的「古文」，〈玉篇〉、〈一切經音義〉、〈廣韻〉、〈集韻〉、〈汗簡〉和〈古文四聲韻〉也或多或少殘存着一些重文或者所謂異體字，但這只能排在第二位，允許有條件的利用。

聲音，是語言的外殼，是聲帶吐出的氣流，通過喉舌唇齒各個器官發出的聲響，這是自然的不用做作的東西。但是由於祖國的悠久歷史，遼闊疆域，兄弟民族的遷徙往來，使民族語言變得複雜化了。我們只要劃定自己所要研究的文獻範圍，就可以分別出聲和韻的古今區別，或者地域區別。

字義，是語言的內容，〈爾雅〉、〈方言〉、〈釋名〉、〈廣雅〉諸書，實際上是集中了漢魏以來古漢語學的所有資料，分門別類地編纂而成的工具書，清代學者郝懿行、錢繹、畢沅、王先謙又加以疏證，特別是高郵王念孫的〈廣雅疏證〉，成績更為可觀。後來阮元的〈經籍纂詁〉告成，不但材料更集中更豐富，而且使用起來也更方便。這些條件，三百年前的知識份子是不享受不到的。

婁公、羅老、王老師雖然都具備了這三方面的淵博知識，但各有自己不同的側重點。婁公的側重點，比較多的從先秦語法辭例中取得成績；羅老的側重點，比較多的從字形的演變中取得成績；王老師雖然貫徹到各個方面，但是豐碩的果實，還是一同聲通假。

三位學者在古文字研究中，不但文章寫得多，更重要的是在形、聲、義三方面，具有令人信服的說服力。即使三者之中，目前仍有某些方面還屬於假設和推論（至少是比較合理的假設和推

論)，或許有一天，也可能得到證實。

初學金文甲骨文字的人，總覺得各個單字在衆說紛紜的考釋中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特別是權威學者的論點，似乎必須恭順。這是封建專制主義長期統治下的我國，政治民主、學術民主都沒有養成習慣，在金文甲骨領域中，也頗有類似的現象。我自己在學習過程中，也遇到過這種情況。例如《齊子仲姜罇》「倕慮兄弟」的「慮」字，吳大澂謂即《詩》「眉壽保魯」之「魯」，《說文》古籀補·四篇之羅老一九一四年著《殷虛書契考釋》採用他的說法。海寧王老師却說「慮」同「𩺰」，即古文魚字。古魚吾同音，「倕慮兄弟」，「保慮子姓」，就是保吾兄弟，保吾子姓（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）。

王老師的文章發表在廣倉學宮《學術叢刊》，民國癸亥（一九二二）編在《觀堂集林·史林》，烏程蔣孟蘋先生替他出版，羅老早已看見，且為《觀堂集林》寫了序言。但是丁卯年（一九二七）

羅老增訂本《殷虛書契考釋》不採用王老師的話，仍用吳大澂釋「虞」為「魯」（卷中七三頁）。吳大澂在古文字學界有崇高的地位，不但羅老推重，王老師也稱他「於古文字學，尤有懸解」（《毛公鼎考釋序》）。羅老一再採取他的話，其中必定有奧妙的道理，我冥思苦索的結果，却為吳大澂找出一條歪理來。

齊魯兩國世代互為婚姻，魯桓公的妻子——文姜，是齊釐公的女兒，襄公的妹子（《左傳·桓公十八年》）。魯莊公的妻子——哀姜，也是齊釐公的女兒，桓公的妹子（《左傳·莊公廿四年》）。齊襄公的次弟公子糾，却是魯女所生（《史記·齊世家》）。魯成公的妻子——穆姜，又娶自齊國（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）。齊靈公的妻子——顏懿姬却娶自魯國（《左傳·襄公十九年》）。作為鑄造鑄鐘的仲姜，對魯國致以兄弟般的祝願，自屬情理之常。假使吳大澂看到《沈兒鐘》「虞以宴以喜」的話，一定又會扯上了《魯頌·閟宮》「魯侯宴喜」這句話了。這樣一來，便把吳大澂的觀點，上升到領先的地位。

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，初步學得了一點音韻學的常識，發現《說文解字》裡有一些合體字，既非形聲，又非會意，而是兩者都算音符。這才想到「𠩺」讀荒烏切，「魚」讀語居切。「𠩺」隸曉母，「魚」隸喻母，古無深喉淺喉之分，曉、喻兩母，實際上每每混用。「虞」字從𠩺從魚，是上下皆聲字，也就是說，「𠩺」在喻母字的上面，許多地方處於可有可無的地位，例如「嗚呼」可以寫為「嗚𠩺」，「吳仲」可以寫為「虞仲」，「鮮吳」可以寫為「鮮虞」，「魚人」可以寫為「虞人」。早在光緒癸卯（一九〇三），姨公事實上已經考定虞即「虞」字的或體（《古籀餘論·卷三》）。後來山西省代縣蒙王村，發現一個青銅古器，銘曰：「攻吳王夫差，擇其吉金自作御監」。丹徒劉鶚購得一個銅鐘，銘曰：「王皮難之子者減自作口鐘」。解放以後，河南省輝縣琉璃閣發現銅劍，銘云：「攻𠩺王夫差自乍其元用」。淮南蔡家崗趙家孤堆出土的銅劍，銘云：「工虞王太子姑倬𠩺反，自乍元用……」。安徽壽縣出土的銅戈，銘云：「攻𠩺王光自口」。

《左傳·宣公八年》：「盟吳越而還。」孔穎達《正義》：「太伯、仲雍讓其弟季歷，而去之荆蠻，自號句吳，或為工，夷言發聲也。」
 「工」攻，古音隸東部，「句」隸侯部，東侯陰陽對轉，是工廩、攻吳、攻致、攻致就是句吳，不僅是科學的預見，而且是從考古發掘中得到完全證實。魚吾同音，吾從五聲，五午通假，所以《說文·五篇》：「御」字重文作「魚」。由此可見「保盧兄弟」，「保盧子姓」，「盧以宴以喜」，非讀「盧」為「吾」不可。

「盧」「魯」兩字，雖然同隸魚部，但「魯」隸來母。魯《庚生鼎》作，《周公毀》作，象以器盛魚形，郭老釋為「臚」之古文。「魯」「臚」不僅同部，又是同母，同聲通假，都可作「旅」。郭老很有灼見。《秋官·司儀》：「皆旅擯」，鄭玄注：「旅，讀為鴻臚之臚」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旅占」，鄭玄注：「古文旅作臚」。班固《漢書·敘傳》：「大夫臚岱」，《集注》引鄭氏曰：「臚岱，季氏旅於泰山。」是「臚」可通「旅」之證。「旅」亦同「魯」，《說文·七篇》：「旅，古文以為魯衛之魯」。《書序》：「旅天子之命」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作

「魯天子之命」。《釋名·釋船》：「槽，旅也」。也用聲源來解語義。魯本象形，臚為形聲，由象形變為形聲，乃六書隸屬再分例。「臚」或作「旅」，「旅」亦為「魯」，乃同聲文字假借例。如依吳大澂釋「盧」為魯，用以解析《齊子仲姜鏞》、《沈兒鐘》的銘文，或許可以自圓其說，但用在《林氏壺》「盧以為弄壺」，《樂書岳》「盧以祈眉壽」，那就不可理解了。

我當時在兩種考釋中，被弄得不知選擇，主要是自己對音韻一行愚昧無知，同時也是習慣勢力迷信權威思想的影響。

在一定的時間之後，由一無所知，學到了稍有所知，看到羅老、王老師兩位認為「字不可識」的《甬》字《殷虛書契前編·卷八》七頁三片，大胆地釋為「罍」之異文。後來居然看見姨公在《兮甲盤》考析中已有此說，予省吾先生也同樣釋罍。

我的認識是通過《玉篇·五十六》「否」，「蒲鄙切」。《大雅·雲漢》「邦國若否」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「否」，「音鄙」。《書·堯典》「否德忝帝位」，《釋文》「否」，「方久反」，「又音鄙」。首次表達自

己的觀點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《大公報·文學副刊》評容庚《金文編》。一九二八年十月《國學論叢》一卷四期《釋甫》一文，又重新作了闡述。姚公的《古籀餘論》成書於一九〇三年，燕京大學一九二九年為他刊行。他說「古音與否通，後《晉邦彞》『都鄙』作『者否』，此『畀』字疑『畀』之異文」。于省吾先生的文章，過去發表在什麼時候，沒有注明，一九七八年收在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（五十四頁），據他自己的話，看見「古陶文有畀字」《匋文錄》七·四「當即畀之異文，從不與從否古字通」。可見我們三個人都根據自己個人的體會，達到殊途同歸的目的。這是因為嘉定錢大昕用了一輩子精力，發現了古無輕唇音這個客觀事實，我們都承認了它，從而運用了它，並且進一步證實了它。所以，一個人能夠認識到的，兩三個人也同樣地可以認識到，一百個人也未始認識不到。也只有這樣眾所周知的客觀條件，才能取得同行業的公認。埋藏地下幾千年之久的龜甲獸骨，質量非常鬆脆，一不小心，就會破損，難免造成文句殘缺，帶來理解上的困難，它又是我國

目前已發現的最古老的文字，還沒有達到全部定型化的階段。一個字的考定，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氣，有的要經過幾個人的補充，才能達到形、聲、義的全部證實。

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卜辭中，不知多少次出現亡才一詞，丁山先生首先釋才為尤，「象手欲上伸而礙於一，猶州之從一雖川，出之從川而橫止以一也」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《集刊》一本一分冊《殷契亡尤說》）。胡光燾、朱芳圃兩先生都從其說，我總覺得他在形、聲、義三方面，都還沒有解決。因為卜辭的字形有點象戈字，又不完全象戈，到哪裡去找出從又的聲源來？一九三四年我在批評朱芳圃《甲骨學·文字編》時，認為「只能作為假定，冒然信之，有背多聞缺疑之旨」。

後來朱芳圃先生受到孔廣居的啟發，知道「尤，古肫字，從又，乙，象贅肫。又，亦聲」（《說文質疑》）。朱先生肯定「尤」為初文，从又，一。又，手也，一，指贅肫」（《殷周文字釋叢》一六二頁）。朱先生把「一」看作指示性的符號，在六書中隸指